

开卷有益

新书速递

把玲读书·《本草纲目》

用文字表达对故土深深的眷恋

——读阿有高散文集《来自漾江边的回忆》有感

□ 陆向荣

读罢《来自漾江边的回忆》，心中竟有了一种久违的熟悉和亲切。

书中收录的这些文章，我早已一一细读过。在我所编辑的《巍山消息》三版“文化随笔”专栏上刊发时，它们就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赢得了读者的一致好评，如今将其编辑成册，其实就是将那些散落的珍珠，用丝线串成一条漂亮的项链。

之所以能引起共鸣，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和作者一样，有过一些相同的经历。

打开这本书，就是打开了那些零散的回忆，漾江这个词便在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

其实，漾江这地名在我心中并不陌生。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那里盛产甘蔗，冬末春初，村里有骡马的人家便会到漾江去驮甘蔗来卖，只要花几分钱，就可以让一个小孩子嚼上大半天。

长大以后，知道了作为一个名词，漾江有着两个含义：漾江是一片江的名字，属于澜沧江的一个支流；漾江还是一片群山笼罩着的村庄的名字，零零星星的房屋就在那倾斜的山坡上，年复一年地被达子山顶的太阳照耀着，被大峡谷的风吹着。

《来自漾江边的回忆》作者阿有高的老家就是那些村庄中最普通的一个，叫阿徐地。如今，由于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小湾电站建设的需要，那个叫阿徐地的彝人山寨也和漾江边的许多村庄一样，随着渐渐上升的水位淹没在万顷碧波之下。

然而，时光已逝，记忆却永存。饱含着对故乡的深情，阿有高以流畅的场景式描述和许多珍贵的资料图片，从自然风貌、历史人文、移民搬迁等多角度全方位介绍了漾江这个诗一般美好的地方。

“漾江有多少珍稀物种，也很少有人知道。我也不全知，只是听过一些、见过一些而已。”富有人性的猴子、抱团成窝的野生蜜蜂、全身呈珍珠般的金壳斑点花纹的“金嘎嘎”、躺在潮湿沙土里的水蜈蚣、加上漫山遍野的野橄榄、满山满岭的攀枝花、仙人掌、枇杷果、羊屎果、地石榴……作者笔下的漾江，真正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富集地。

“江边人游泳的姿势和技巧各式各样：狗抓水、排水水、朝天水、侧水、站水、曲水……”捕鱼分“洪水摸鱼、撒网捕鱼、栅鱼塘捕鱼、放笼笼捕鱼、打鱼坝捕鱼……”带着撵山狗撵地里的偷吃庄稼的猴子，用放哨式方法寻找野生蜂窝，到即将枯死的老胖树、白椿树上捉树蛋蛋虫……这些看似神奇的生存技巧，就像一幅画，随着作者的描述在眼前徐徐伸展。

宾川越析社区阳光驿站用书籍浸润儿童心灵

本报讯(通讯员 沈洪斌 李钦艺 文/图)“我喜欢读历史故事”“我喜欢看漫画书”“我喜欢读立体书”……12月13日清晨，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温暖地洒在孩子们稚嫩的脸庞和一本本打开的书页上。在宾川县金牛镇越析社区的阳光驿站里，16名小朋友纷纷举手，争先恐后地回答老师的提问。

为激发儿童阅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越析社区充分利用阳光驿站图书室的资源优势，积极整合社会慈善力量，申请到由云南连心社区公益基金会发起，并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与云南省社会组织促进会共同支持的“乡村阅读种子计划”。依托该计划，社区在阳光驿站计划开展3场儿童阅读兴趣小组活动。

在首场阅读兴趣小组活动现场，阳光驿站的志愿者们采用互动式阅读的方式，通过PPT演示文稿带领孩子们一起阅读英国作家安东尼·布朗的绘本《朱家故事》，孩子们不仅被书中风趣幽默的故事和新奇的画面所吸引，还在阅读中，学会观察人物表情动作，猜测心理活动，培养观察力和同理心，明白家务并非妈妈一人的责任，从而激发他们的家庭责任心。



阳光驿站志愿者与孩子们开展互动式阅读活动。

开来。

曾经的漾江边，犁地时悠扬的牛歌、采花时的江边小调、中老年妇女喜欢的《放羊调》《砍柴调》《挑水调》《赶街调》《十二属调》之类的民歌小曲，还有年轻人喜欢的情歌“二骡伴调”，歌声里香醇的苞谷酒让你沉醉；色彩明艳的手工彝族刺绣品让你叹为观止；喷香美味的腊肉鸡、清清爽爽的包谷面稀饭；让你难以忘怀；阿许地村洗澡塘边的对歌场上漾起人间的幸福……

2006年7月，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小湾电站实现大江截流的消息打破了漾江人祖祖辈辈的平静。下闸蓄水指日可待，漾江大地淹没在即，为了留住漾江美好记忆，阿有高于是2006年7月用了一周时间，对整个漾江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视频拍摄，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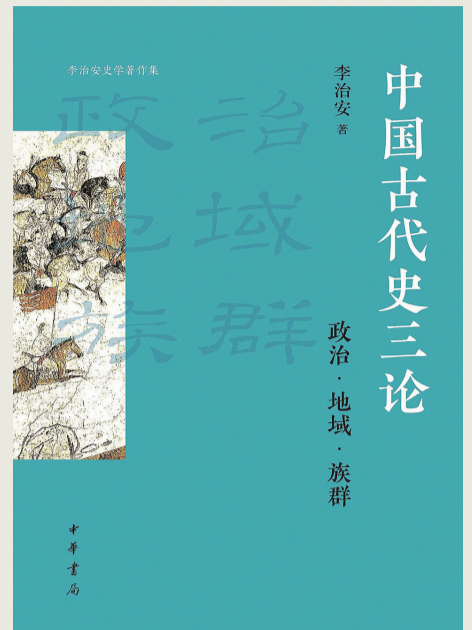
2009年，小湾电站即下闸蓄水。当年4月，青华漾江外迁宾川移民搬迁工作正式启动，作者和我一道，都被派到了移民搬迁指挥部一线工作，我在宣传报道组，他在机动应急组。所谓机动应急组，在我看来多少有点“救火队”的味道，就是哪里最需要就去哪里。

由于要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土远迁他乡，移民情绪时有波动。当时指挥部不仅工作纪律严，生活也很艰苦。盛夏时节的漾江，室外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有时晚上住的是集体大宿舍，不止蚊虫叮咬，还有此起彼伏的鼾声，像刺耳的交响乐，让人整夜整夜睡不着觉。面对艰巨的工作任务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作者却没有丝毫抱怨。阿有高写道：“说实话，我对被抽调到机动组工作感到幸运。因为我再想再看一眼漾江故土，很想再拍摄一点漾江风光，只有在机动组流动工作，才有机会全方位抓拍，这是我意想不到的极好机会。我准备了摄像机、照相机，急忙给摄像机、照相机短暂充电，匆匆上路，准时报到，投入工作……”

通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漾江310户1253人分六批顺利外迁宾川异地安置，占漾江全村总人口的一半，整个移民搬迁工作，做到一户移民不滞留，一个移民不受伤，一件东西不遗失，真正做到零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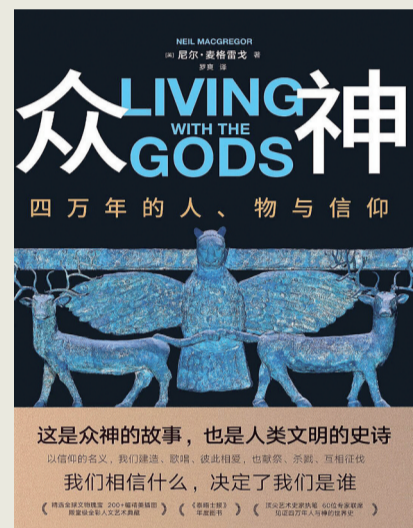
如今，一晃十多年时间过去了，碧波荡漾的漾江不仅为电站发电积累了巨大的动能，同时还成为了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阿有高也从工作岗位退休赋闲在家，本可安享晚年的他却还是“闲不住”，除了参加县里的歌咏队、古乐团，还将漾江边的经历写成系列文章，先后创作出了《永远的漾江》《来自漾江边的回忆》两本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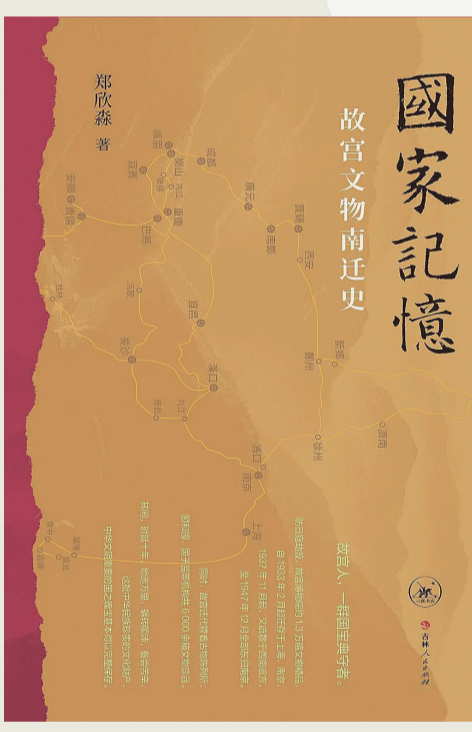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史三论：政治·地域·族群》 李治安 著 中华书局2025年7月第一版

这是一部回顾、梳理信仰的诞生、发展、变化以及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涵盖人类宗教生活诸多方面的著作。曾任大英博物馆馆长的英国艺术史学者、牛津大学荣誉院士尼尔·麦格雷戈在书中以物为线索，结合人类文明的图像、实物、文献遗产，从史前到当代，全方位展现人类文明与信仰的故事。作者试图通过研究与写作“理解共有的宗教信念在共同体或民族的公共生活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如何塑造个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成为定义我们身份的关键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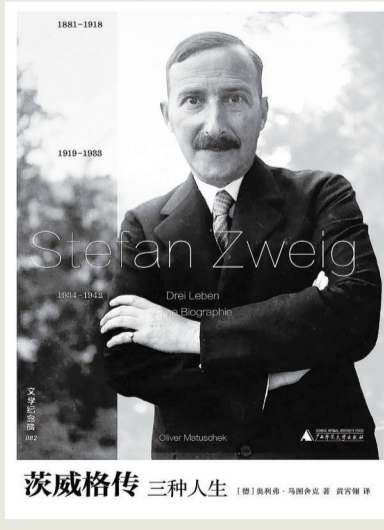


《众神：四千年的人、物与信仰》 [英]尼尔·麦格雷戈 著 罗爽 译 文汇出版社2025年11月第一版



《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 郑欣森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吉林人民出版社2025年9月第一版

作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版图中影响深远的作家之一，传记写作是斯蒂芬·茨威格在小说之外的重要创作领域，在他自杀离世前两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提到在写作题为《我的三种人生》(即后来为人所知的《昨日的世界》)的自传体作品，而出自德国作家马图舍克之手的这部茨威格传记的副标题即源自于此。在吸收、参考前人诸多茨威格传记、研究著述可取之处外，本书作者还查阅了大量一手茨威格相关资料，以更丰富的信息讲述了茨威格的“学徒”“跑警”“流徙”人生，走进这位文学大师的精神与文学世界。



《茨威格传：三种人生》 [德]奥列弗·马图舍克 著 黄霄翎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0月第一版

亿年银杏落秋风

□ 杨艳玲

大理秋冬的浪漫，银杏占一半。它以诗意的色彩，将秋冬时节渲染成一片金黄，为人们带来温暖与浪漫。作为植物界的“活化石”，银杏曾经经历恐龙啃食叶子的远古时代，其珍贵程度堪比中国大熊猫。这个穿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树种，见证了无数幻灭与新生，在孤独与喧嚣中度过上亿年岁月。凭借其独特的药用价值，银杏从皇室珍品演变为如今寻常百姓家常用的良药。

银杏的树叶像一把中间裂开一点的小扇子，也被叫作鸭脚树。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银杏，原生江南，叶似鸭掌，故称鸭脚。”宋代初期，银杏开始作为贡品，更名为银杏，因其外形类似小杏且果核色白。如今，人们又将其称为白果。在宋朝之前，银杏并不叫此名，而是被称为“平仲”或“榧”。宋仁宗见到进贡的银杏果后，认为其外形酷似小杏果子，但“杏核”却是白色的，便说道：“这果子应名为银杏。”因皇帝的金口玉言，银杏这一名称逐渐流传开来。另有说法称，银杏之名源于唐代一位诗人。当时，这位诗人在游园赏景时，目睹银杏树的美丽，遂为其命名为“银杏”，以表达对其美感的赞赏。据史书记载，银杏树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被称为“鸡头树”，因其叶子形状类似鸡头而得名。

关于银杏的名称由来，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相传有一年村里暴发了一场传染病，一位名叫白果的姑娘也不幸感染了疾病。一天，她坐在大树下不停地咳嗽，突然一口气喘不过来，便昏倒在树下。朦胧中，她看见一位身着绿衣绿鞋的美丽姑娘从树边的一缕烟雾中幻化而来。随后，姑娘从树上摘下几粒果子，剥开后取出里面的白色果核，又将果核搓成粉末喂她服下。片刻之后，她喉咙的不适感逐渐消失了。在半梦半醒之间，她询问姑娘的名字，隐约听到了“银杏”的回复。白果醒来后，按照银杏的方法治好了村民们的疾病。后来，有人询问这种果子的名称，白果便回答说是银杏；当有人问及她的名字时，她则回答自己叫白果。因此，人们便称这种植物为银杏或白果。有些人误以白果是银杏的果实，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银杏属于裸子植物，并不会结果，而我们常用的白果实际上是银杏的种子。

《本草纲目》说：“银杏其花夜开，人不得见，盖阴毒之物，故又能杀虫消毒。”银杏蕴含大量与抗病、杀虫相关的基因，使其几乎不受病虫害侵扰。银杏可耐受极端最低气温零下23.4摄氏度以及极端最高气温41摄氏度。二叠纪时期，银杏家族曾是地球植被的“霸主”，上百个种类遍布全球，化石记录显示至少存在5个科、20多个属及上百种银杏，堪称植物界的“豪门家族”。随着被子植物的崛起和冰河期的到来，欧洲和北美的银杏相继绝灭。试想，在那5000万年的时间里，银杏孤独地送别了一个个“亲戚”，唯有中国南方的天目山成为银杏的“诺亚方舟”，唯有那里的银杏获得一线生机。天目山作为全球三大野生古银杏避难所之一，保存了世界上完整、面积最大的银杏原生林，其中一棵约12000年树龄的“五世同堂”古银杏盘根错节，独木成林，被誉为“世界银杏鼻祖”。这也是如今各大城市将银杏树作为园林绿化、行道树、公路林网及防风林带“网红树种”的原因所在。作为不开花的裸子植物，银杏被列为中国“松、柏、槐、银杏”四大长寿观赏树种之一。银杏没有亲戚，没有同类，也没有伙伴，是植物界孤独的植物，历经了沧桑古陆的行星碰撞与冰川冷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兴衰更迭，成为漫长地球历史风云变幻的见证者，活成了人间奇迹。无人能感同身受，因为亿万年太过漫长。

据史料记载，我国栽植银杏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商周至汉代时期，彼时江南一带已有栽培。北京作为六朝古都，留存了大量寺庙，而这些寺庙大多与古银杏相伴，因此北京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古银杏数量最多的城市。自古以来，中国人便钟爱银杏，东晋画卷《洛神赋图》中，曹植与女神相遇的场景便设在银杏树林下，为女神的出场增添了浓厚的神话色彩。《本草纲目》还收录了古代诗歌中咏叹银杏的诗句，如梅尧臣诗中写道“鸭脚类绿李，其名因叶高”，欧阳修诗中则言“绿囊初入贡，银杏贵中州”。在宋代，白果被列为贡品，欧阳修的诗句不仅彰显了当时银杏树的珍贵，也印证了其在社会上的受欢迎程度。宋代葛原体的《晨兴所见》云“满地翻黄银杏叶，忽惊天地已成功”，以简洁生动的笔触描绘了秋日银杏叶飘落的景象。这些诗词使银杏的文化形象深入人心。

银杏果也叫白果，《本草纲目》记载：“银杏气味甘、苦、平、涩，无毒。熟食，小苦微甘，性温有小毒。多食令人腹胀。”白果里有多种微量毒素，蒸熟或者烤制能最大程度降低毒性，但也不能多吃。银杏营养丰富，还可制成药膳服用。据记载，西天目寺僧人曾用白果制羹名曰“佛手杏羹”，款待乾隆皇帝以示最高礼仪。孙思邈也曾以白果入药延寿，“白果炖鸡”自此成为养生佳品。白果炖鸡也是一道四川传统美食，被认为是青城山四绝之一。十多年前，大理的银杏不像现在到处都是，而腾冲银杏村是大家向往的地方之一。刚好最佳的观赏季节就在大理州的州庆放假期间，最有趣的是，在游玩银杏村的时候，走几步就可以遇到一个熟人，就算去农家吃白果炖鸡的时候，也会偶遇大理人，停车场有很多挂着大理车牌号的车。每次看到村里4万多株百年银杏树给整个村铺上黄金地毯时，我就想着在银杏树下吃白果炖鸡的场景。

四川的银杏树是我见过最有诗意的。微风轻拂，气候温润，徜徉在其中，让人有说不尽的宁静与惬意。无论是成都武侯祠的古银杏与诸葛亮故事交相辉映，还是银杏树与古建筑的交相辉映，都能安抚浮躁不安的灵魂。武侯祠的银杏，我看到的是文化映衬下的厚重，这地方不大，那些自然伸展的黄色很随意地就铺出来一幅斑斓的彩色画卷，武侯祠见证了无数文人墨客的足迹，承载了千年的历史沧桑，不止我喜欢，女儿媛也喜欢，当地用诸葛亮同款的羽毛扇，扇起一片片银杏叶时，仿佛三国的故事也在解说员的解说中鲜活起来。媛宝和银杏叶共舞的画面，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很多年都挥之不去，让我一次次不由自主地想去成都。天府之国成都在，为何会有那么多年代久远的银杏树？而且景色各有千秋。杜甫草堂里的银杏多了许多雅致，枝条上，叶片层层叠叠，像诗人的诗句，在烟波浩渺的文学艺术中，熠熠生辉。一阵风过，叶与叶飒飒落地的声音，恍若把诗意的故事在人耳边呢喃，时间也因此慢了下来。都江堰的银杏也是很惊艳的存在，堰道两旁繁茂挺拔的银杏整齐排列，与千年水利工程相守相伴，当夕阳为银杏镀上一层暖意的时候，河道倒映着树影，连空气都变得温柔缱绻。无论何时来，这片银杏林都能把寻常的日子，变成诗里的模样。

最近读到一则报道让我难过很久，说是世界上有一种比绝症还惨的病，那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有些人得了癌症，直到离世前仍然能清醒地认出自己的亲人，有些还能交代几句遗言。但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就像所有的记忆被抽走了，忘记亲人、忘记熟悉的世界、忘记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直到生命的尽头也没有想起自己是谁。这种可怕的忘记，让人心生恐惧。有时候，“清醒的死去总比稀里糊涂地死去强得多。”好消息是，目前有专家从银杏叶提取物中分析测定出100多种成分，主要有两类化合物可以促进大脑健康，特别是在延缓中老年人脑衰老，改善记忆功能障碍，提高生存质量方面有作用。期待银杏在医学界创造更多奇迹。

关于银杏，总也写不完。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感到迷茫时，不妨寻一棵银杏，静立于树下，坐在树下，静静感受这株植物亿万年的孤独与生命的坚韧……

(李宝 整理)